







Otakaro-Avon河畔的毛利圖紋地磚。

他們致力於在這個建築中融入毛利族人的歷史。我印象相當深刻的就是在這個社區中隨處可見用毛利編織圖紋方式排列的地磚，還有在社區內豎立著當地毛利文化與歷史的解說牌，在這個解說牌上面說到Te Whāriki是毛利語地墊或河床的意思。

植這種原生種的作物，一來是為了延續毛利族人編織的傳統（Dyanna甚至當場撥開讓我看草叢中有被採集的痕跡，足見此植物確實有人在利用），二來是為了生態永續。在紐西蘭當歐裔移民進入時，也順勢帶來了許多來自歐洲的植物來改造地景。但是這些外來種的植物往往無法適應當地的氣候，相較之下原生種的植物耐旱，更可以在暴雨時吸收水份，不致暴雨成災，因此Ngāi Tahu特地在其建築周圍種滿了原生種的植物，Dyanna也特別指給我看，在分隔島中也都種滿了原生種的植物，這些都是Ngāi Tahu建商別有用意種下的。

### 在建案中融入毛利族人的歷史

Te Whāriki社區雖然是Ngāi Tahu公司的建案，不過這個社區實際上是個一般的建案，並沒有特別保留給毛利族人，也是對外開放給任何人購買。但是他們致力於在這個建築案中融入毛利族人的歷史。我印象相當深刻的就是在這個社區中隨處可見用毛利編織圖紋方式排列的地磚，還有在社區內豎立著當地毛利文化與歷史的解說牌，在這個解說牌上面說到Te Whāriki是毛利語地墊或河床的意思。現在Te Whāriki社區所坐落的這塊土地過去是溼地（wetland）有著數個湖泊和依賴著湖泊而居的毛利社群，但後來隨著歐裔移民的進入開始發展產業，湖泊都被填平變成陸地。走著走著，Dyanna跟我說有毛利人的建商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為在歐洲人所建造起來的城市裡，毛利人往往感覺不得其所（out of place）。但是相當諷刺的是，這些充滿歐式風格的建築物卻是建立在毛利人的家鄉上。Dyanna跟我說毛利語中的iwi，同時是部落（tribe）和骨頭（bone）的意思；毛利語中的hapu，同時是亞部落（sub-tribe）和懷孕（to be pregnant）的意思；毛利語中的whenua，同時是土地（land）和胎盤（placenta）的意思。毛利文化中不論是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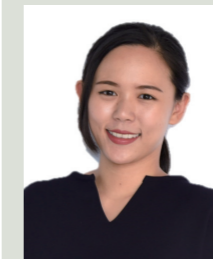
生命的起源、還是集體的社會組織都跟他們的土地是如此地緊密相依，可想見對土地流失時對毛利人的影響。接著我們走到社區的另外一角，看到了令我驚訝的地景，我在Te Whāriki社區旁看到一大片湖泊。我原先以為這是這邊原有的湖泊，但Dyanna跟我說這個湖泊是Ngāi Tahu公司為了恢復這邊原有的生態環境所特地重新打造出來的。在寸土寸金的主流思維之下，多數建商能多蓋房子便能增加利潤，但是Ngāi Tahu公司卻反其道而行，為了把更好的生態環境留給下一代寧可要恢復此區域的原有地景。

### 創造出環境永續的都市與社區

在Te Whāriki社區參訪後的隔天，我來到南島的另外一個城市但尼丁，拜訪在奧塔哥大學任教的Michelle Thompson-Fawcett教授，她是Dyanna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自己也是毛利規劃學者。她進一步跟我解釋說Ngāi Tahu之所以可以成為紐西蘭遠近馳名的建商的原因。因為在基督城大地震之後，整個基督城有許多建物受損或傾倒，但是人們發現Ngāi Tahu公司所蓋的建物受到的影響較小，細究之後才知道原來Ngāi Tahu公司是帶著照

顧土地的思維在蓋房子，會照顧到周圍既有的生態環境，建材使用也不偷工減料。因此在經過基督城大地震之後，Ngāi Tahu公司開始以其建築的品質為人所知。Michelle也提到在基督城大地震之前，基本上整個基督城是完全看不到毛利人的身影的，他們是城市中無聲的存在。但是在大地震之後，政府新成立了一個組織CERA（基督城地震災後復原機構the Christchurch Earthquake Recovery Agency），Ngāi Tahu得以坐上談判桌，跟其他利益相關人討論想要如何重建城市。在地震之前流經基督城市區的Otakaro-Avon河只被當作是排放廢汗水的河流，但是透過Ngāi Tahu毛利族人的參與規劃，現在的基督城市區充滿著毛利圖紋與意象。過去只被作為排放廢汗水的Otakaro-Avon河現在則是被規劃成開放性的親水空間。基督城市區現在更是融

入了許多毛利文化與歷史故事。像是在河畔就有豎立著對當地的特有種鱈魚tuna kuwharuruaru（長鱈鱈魚）、在河畔公園鋪設毛利圖紋地磚以及在兩邊的階梯雕刻著毛利詩人的詩句。種種在基督城大地震之後的城市重建，因為有著毛利族人的參與而有所改變。這次在紐西蘭南島的行程雖然只有短短一週，但是從社區規劃到都市重建，處處都可以看到毛利族人參與到規劃中如何讓社區與城市變得不一樣。當我漫步在基督城市區中，看見隨處可見的毛利藝術與建築設計時不禁深有感觸，將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納入空間規劃不單單只是為了毛利社群著想而已，如此一來更是創造出環境永續的都市與社區，讓墾殖者與原住民得以世代在地景上和解共生。◆



### 陳怡萱

台北市人。澳洲麥覺理大學地理學與規劃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和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專案助理教授。長期關注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研究興趣包含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社區製圖、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等。